

84-87

後漢書卷八十四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楊震列傳第四十四

楊震傳

子秉

孫賜

曾孫彪

玄孫脩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

赤泉侯

史記曰喜追殺項羽以功封

高祖敕昭帝時爲丞相封安平

侯父寶

續齊諧記曰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鷗所食寶取之

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

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習歐陽尚書哀平之

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習歐陽尚書哀平之

乾隆四年校刊

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將詔俱徵遂遁逃不知

所處

龔勝字君賓龔合字君倚將詔字元卿並以高節著名見前書

光武高其節建武

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於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

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

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

今湖城縣

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

續漢志曰教授二十餘年州請召數稱病不就少孤貧獨與母居假地種榆以給供養諸生嘗有助種藍者震

輒拔更以距其後鄉里稱孝也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

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

冠音貫卽鶴雀也鱣音善韓子云鱣似蛇臣賢案續漢及謝承

書鱣皆作鱣然則鱣鱣古字通也鱣魚長者不過三尺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鱣卿大夫之服象也郭璞云鱣

魚長二三丈音知然反安有鶴雀能勝二三丈乎此爲鱣明矣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

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

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

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

昌邑故城在今兗州

金鄉縣西北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

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

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

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

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

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徵入爲太

僕遷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薦明經名士

陳留楊倫等

倫字仲桓謝承書云薦楊仲桓等五人各從家拜博士

顯傳學業諸

儒稱之永寧元年代劉愷為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

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

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

理以去穢為務

墨子曰夫尚賢者政本也左傳曰為國者如農夫之務去草焉

是以唐

虞俊又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

尚書曰四罪而天下

咸服又曰黎人於變時雍

方今九德末事

尚書皋繇謨曰亦行有九

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翼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嬖倖

充庭

諡法曰賤而得愛曰嬖

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

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

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也鞠養殷勤推燥居溼絕少分

也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左傳曰緇雲氏

有不材子聚飲積實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黜日

月書誠牝雞牡鳴牝雞也牡雄也尚書古人有言詩刺牝雞無晨牝雞之晨唯家之索

哲婦喪國詩大雅曰哲夫哲婦傾城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成威哲婦傾城

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爲失教嚴公

也避明帝諱改焉左傳鄭莊公殺母弟段稱鄭伯譏失教也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

之怨實爲難養論語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也易曰無攸

遂在中饋家人卦六二爻辭也鄭玄注曰二爲陰爻得正於內丈夫脩正於外無攸遂言婦人無敢自遂也爻體

離又互體坎火位在下木在上飪之象也饋食也故云

饋也在中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

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

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

詩國風候人篇序曰曹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其詩曰婉孌

今季女斯飢婉孌少貌變好貌也

留神萬機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微

發令野無鶴鳴之歎

詩小雅序曰鶴鳴詩宣王也鄭立注云教周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

其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言身朝無小明之悔

隱而名著於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大東不興於

雅序曰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也今詩小雅序曰大東刺亂也其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勞

止不怨於下

詩小雅序曰人勞刺厲王也擬蹤往占比其詩曰人亦勞止迄可小康

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

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

護泗水王

歟之從曾孫環遂以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

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群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

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

公羊傳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者

何西周也其言人何篡爵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未踰年之君其稱王子猛卒何不予當也不予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環襲

護爵爲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

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環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

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

誼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

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



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

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

言非已本心震曰如傳在上之意

震曰如

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勅遂拒不許寶大恨

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閭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又不從

司空劉授聞之

漢官儀授字孟春武原人

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

拔擢由是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爲阿母修第中常

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憚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

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

人無菜色

言有儲蓄人無食菜之飢色也

臣伏念方今灾害發起彌彌

滋甚

彌彌猶稍稍也韋孟詩曰彌彌其失也

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

蝗羌虜鈔掠三邊震擾戰鬪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

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

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

津城門洛陽南而西頭門也

合兩

爲一連里竟街

合兩坊而爲一宅里即坊也

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

盛夏上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

處

續漢志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左校令秩六百石

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

惲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

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

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

世之徒復得顯用

有臧貲禁錮之人也

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

謹謹咸曰財貨上流爲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

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

君誰與足

論語有若對魯哀公之詞

惟陛下度之豐渾等見震連切

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

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

疏曰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

一月四日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

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

戊辰辰支皆土也并地動故言三者

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

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

柱而已

倚邪也杜音竹主反

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

流商邑之翼翼也

詩商頌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也

而親近倖臣未崇斷

金

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邪佞之臣不與上同心

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

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謹諱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

城郭殆爲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

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恒陽若臣無作威作福

玉食

尚書洪範之詞也僭差也若順也君行僭差則常陽順之也言唯君得專威福爲美食

唯陛

下奮乾剛之德

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棄驕奢之臣以掩詆

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震前後所

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

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

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

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帝王紀曰堯置敢諫之鼓

舜立謗木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尚書曰自殷

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所以達聰明

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也

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

爲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爲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

輿人之言輿衆也詩曰詢于芻蕘左氏傳曰聽輿人之謀也帝不省騰竟伏尸

都市會二年春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

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史謂府吏也得豐等所

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會太史言星

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

懟怨怒也

旦鄧

氏故吏有恚恨之心

震初鄧騰辟之故曰故吏

及車駕行還便時太

學

且於太學符吉時而後入也故曰便時前書便時上林延壽門也

夜遣使者策收震

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

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

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

慷慨悲歎

死者士之

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

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羅木爲棺

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醢而卒時

年七十餘弘農太守移良

風俗通曰齊公子雍食菜於後其後氏焉

承樊豐

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

謝承書曰震臨沒謂諸子以牛

車薄簣載

適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爲隕涕

說文郵境上行

書舍也廣雅

歲餘順帝卽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

日郵驛也

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

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

墓在今潼關西大道之北

其碑尚存

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

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

續漢書曰大鳥來止

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低頭淚出衆人更共摩撫

抱持終不驚駭謝承書曰其鳥五色高丈餘兩翼長二

丈三尺人莫時連有灾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

知其名也

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

藩樊

也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

上天降

青蠅汚白使黑汙黑使白瑜佞人變亂善惡也

威災眚屢作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

山崩棟折我其危哉

禮記曰孔子將終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

今使太

守丞以中牢具祠魂而有靈儻其歆享於是時人立石

鳥象於其墓所震之被譖也高舒亦得罪以減死論及

震事顯舒拜侍御史至荊州刺史震五子長子牧富波

相

富波縣屬汝南郡牧孫奇靈帝時爲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

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

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

強項言不低屈也光武謂董宜爲強項令也



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出爲汝南太守帝崩後復入爲侍

中衛尉從獻帝西遷有功勤及李傕脅帝歸其營奇與

黃門侍郎鍾繇誘傕部曲將宋曄楊昂令反傕繇由此

孤弱帝乃得東魏志曰繇爲黃門侍郎傕脅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

有力後徙都許追封奇子亮爲陽成亭侯亮舊宅在閬

震少子奉奉子敷篤志博聞議者以爲能世其家敷早

卒子衆亦傳先業以謁者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

中丞及帝東還夜走度河衆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拜

侍中太陽縣屬河東郡建安二年追前功封務亭侯郡國志桃

鄉音莫震中子秉老反